

T 92 99 / 04 38

4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圖書編卷之四十三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天下各鎮各邊總叙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生者天地之德好生者帝王之心觀春夏時萬物區  
萌孕育長養條達生意芸芸洵可觀也及霜雪沍凍物  
各歸根復命于秋冬謂非化工之生生不息哉知天地  
則知帝王矣是故自晉皇王本其好生之心視萬國一  
體四海一家浩浩乎統中夏外夷悉徧覆包涵之無外  
也然於中國黎庶制田里立學校正德厚生如保赤子  
其仁愛之也至矣迺於各鎮各邊則必宿重兵固垣堡



以峻內外出入之防以嚴控馭征伐之法豈驅逐外視之哉凡臣服賓貢莫不禮遇優容寇則撻伐之不爽順則防禦之必周使彼畏威懷惠正所以一視同仁各安其所也是不特北韃南倭山岡嘯聚各立總府都司以爲之鎮壓或中原稍有險隘可虞即設衛所以潛消其不軌之謀聲靈赫濯孰非鼓天地肅殺之義以成其生息之仁哉當事者若徒以夷狄寇盜視之或喜功生事黷武開釁蓋亦不知朝廷建置之初意云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全東昌等處各設行都司或於各郡邑險隘所在各設衛所并設兵備以統轄之要皆因其地方要害輕重故屯兵多寡以扼其吭而撫其背耳若夫沿海自瓊州以達遼東又各設衛所以扼其島嶼所以備南倭也近於浙直亦建督府以總海防惟淮揚總府雖專司河漕而歲集運軍數萬亦以豫爲臨清江淮之防焉此其建置扼險據要棋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幹相承可謂極周密矣然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如此而深爲萬全之謀也得乎哉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漕山東可以實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此杞人之憂或有不可忽者噫各邊鎮宿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旣殫竭矣當無警時倣趙充國興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土谷雲中朔代以致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

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陸拾萬據大險以制諸侯  
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

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

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

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

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

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都司洪武初設者屯重兵鎮之其地迭出

後山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

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

林今在定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相掎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

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

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

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

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

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

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

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今

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學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改各堡地方徒以老

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夫精壯既

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畢集于鎮

城矣。又每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將帥等官反以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

避益多，斥候不立，而勇敢未倡，力賞不明，而激勸每爽。

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設將領以總其權，分遊擊以備調發，重總以司機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候，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自為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兼瘴，不為不可勝之策，而勤于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不遑，而况驅之使戰哉？假令五路備禦，各卒所分部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後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紀，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堡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寇斥候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殺之，則效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

當其罪，降謫戍遣，而刑辱之苦尚慘然。人見以此，遂也。則舉墩堡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之，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為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謂其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勤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甚備矣。而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聆聆焉，無所控訴，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萬一獲紀錄，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索需，日益不足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但加於下卒。此之謂廢賞而失刑矣。是故文法不密，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候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邊事安，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為也。其治蠻使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



圖書統 卷四十三  
守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  
未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成兵不毒民  
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以上論按伏乃今日之弊耳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  
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害之地選良  
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  
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  
所爲俱被賊誘而覆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  
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  
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  
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  
伏兵屯斬彼敢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  
擡營往救賊返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  
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若  
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  
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  
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則歛  
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畱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砲而

又潛來其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攻而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墮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俟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九邊總督分地駐兵

夷虜世為中國患北虜尤甚自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山西鎮巡控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邊而總督之設則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治固原在延度涼洮中東路往來于宣大近

圖書續編 卷四十三  
九邊要害  
蓊遼則專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  
固原而九邊聯絡建師屯兵城守特重觀之地勢可察  
也已。是故明於天地之故而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  
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  
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  
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朵顏部落累肆侵噬漸不  
雖然舊地之復未易議也若黃花鎮擁護

陵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橋難以守矣  
宣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形勢  
旣殊經畫宜備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脩浮圖  
峪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  
原平行大寇屢至今五堡旣經脩築高山聚落亦增戍  
加舊矣若及其時申久廢之法補失額之糧革槍兌之  
馬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  
峪之脩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  
自從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  
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脩  
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爲虜衝。近因前後大臣建議，戶曹設官，撫臣駐兵，亦旣得地利矣。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阨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亦常山蛇勢也。耳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哈密藩籬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

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在彼則喪亡殆盡，而在我則勞費無資。此當在所綏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之策是也。增脩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

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旣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真知言哉。夫天地之形勝，略備於此矣。然必明於防禦之策，而後天地之勢可得而用也。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寇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邊氓謀士未得高枕，豈可任其去來而不求

其故哉

九邊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爲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成祖文皇帝又復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肆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徒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與和東。廣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氣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驪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是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古曩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

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議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

至重不同腹衷必有變通之才堅忍之性公選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卽有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効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軍人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其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焉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

爲例非兩考者不選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以巡撫之任選甚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衝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臺部其失機債事卽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日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况於邊方狡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擗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湏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

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所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闕葺之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

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隲。嗜人心。阻遏賢路矣。使得程工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生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十四  
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成可興矣夫是之  
謂懲欺玩鳴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金之運轉在隻  
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  
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  
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  
耳

九邊事宜具載靈寶許司馬圖論長沙魏職方圖考  
間有詳略同異其憂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  
糧匱乏法令縱弛大都同矣然此猶二十年前事其後  
虜日熾日繁我寢微寢折宣大堡寨殘壞無餘遼薊兵  
荒困詘轉甚漁陽以走集凋敝諸徼以入衛銷胸延綏  
精銳全非故吾其涼藩籬大破卷徹文武之畀授署置  
校曩者益又異矣其可憂蓋蓓蓓弗啻焉已至論所以  
救藥則在重巡撫將臣而重巡撫之道四一曰慎其選  
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重將臣之道  
亦四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

玩而其極根要歸則曰根本在

朝廷此其言若近而遠似迂而要余於愚忠疏草亦既詳言之矣傳曰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則猶或可及也否則病且膏盲矣其嚴乎其嚴乎

### 統論九邊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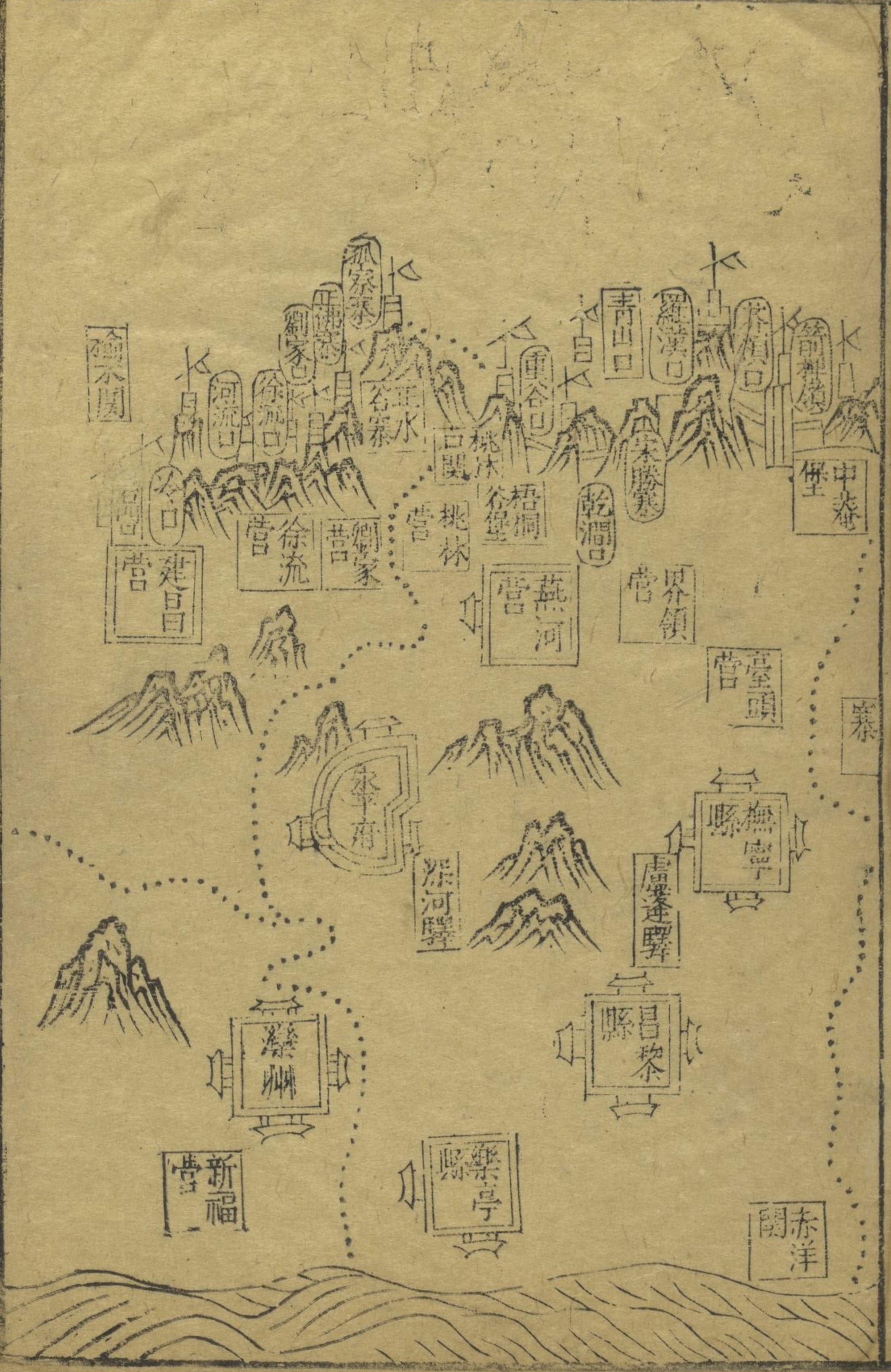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

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管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掎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全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說擺兵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





此大寧都司舊城  
章家  
三衛夷人  
住牧



自此以北故有元良  
罕一子于北部因隙  
叛去至相坂

此一世帝有北  
崗臨罕  
填三部任放  
與承頭為鄰



皇都  
通州  
昌平  
懷柔  
密雲  
石門驛  
將軍營  
馬蘭谷  
魚谷寨  
沙谷  
山日寨  
平頂營  
楊泉寺  
石門驛  
平谷縣  
密雲縣  
懷柔縣  
昌平縣  
通州縣

潮河寨  
古營  
石門  
大安  
石田  
皇都  
通州  
昌平  
懷柔  
密雲  
石門驛  
將軍營  
馬蘭谷  
魚谷寨  
沙谷  
山日寨  
平頂營  
楊泉寺  
石門驛  
平谷縣  
密雲縣  
懷柔縣  
昌平縣  
通州縣







山東



此東勝情  
前守之

俺答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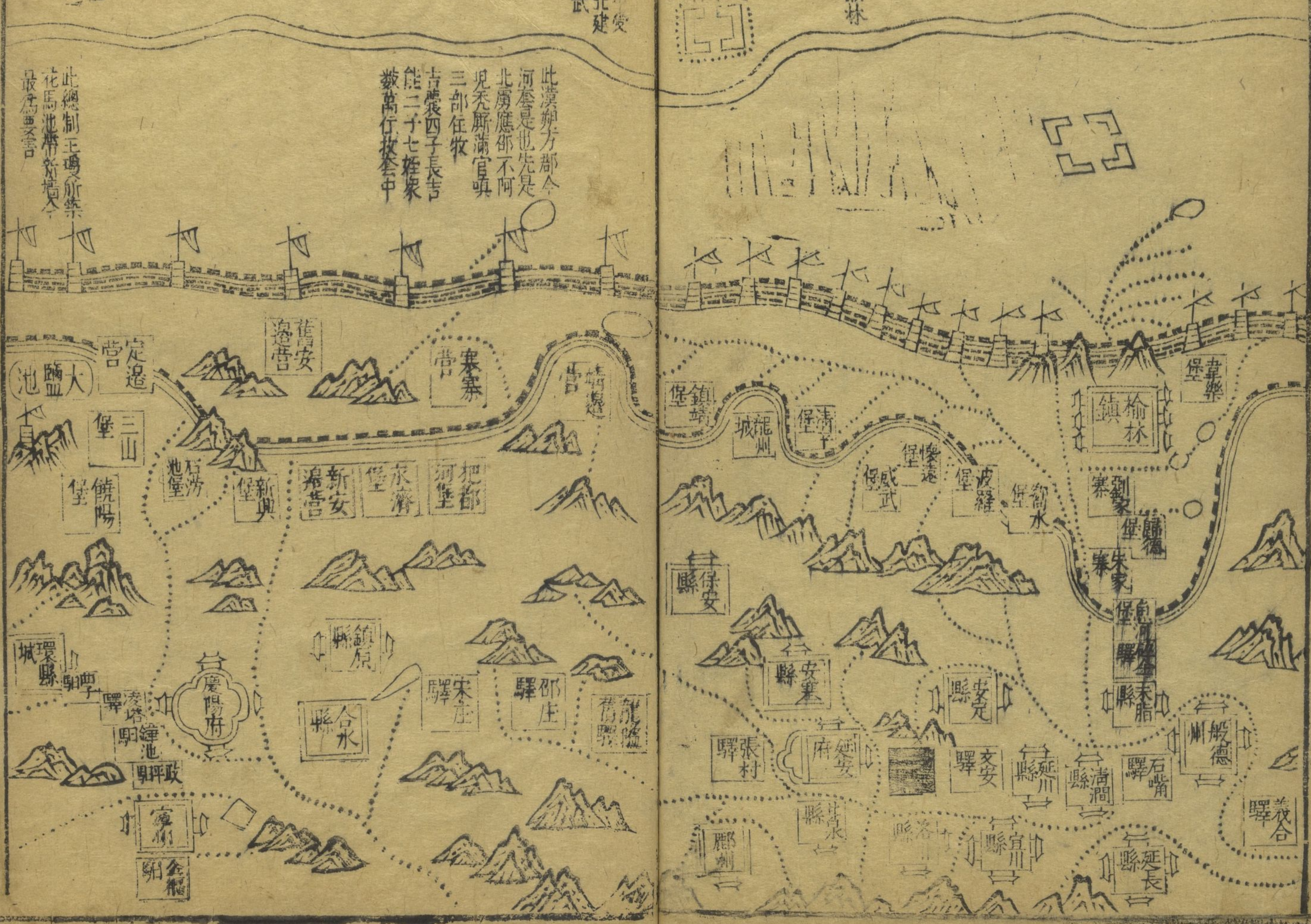
此一帶  
罕克一部  
約五萬  
九五



陝城北建  
自漢武

此漢朔方郡今  
河套是也先是  
北虜應邵不阿  
兒秃斯滿官頃  
三部任牧  
吉慶四子長吉  
能二十七姓家  
數萬行牧套中

此總制王瓚所築  
花馬池帶新墻大  
最為要害



堡韋樂

鎮榆林

堡劉家

堡懷遠

堡威武

堡清子

堡鎮靖

堡靖遠

堡塞

堡舊安

堡定邊

堡三山

堡饒陽

堡大鹽池

堡歸德

堡朱家

堡波羅

堡威武

堡龍州

堡靖遠

堡塞

堡舊安

堡定邊

堡三山

堡饒陽

堡大鹽池

堡歸德

堡朱家

堡波羅

堡威武

堡龍州

堡靖遠

堡塞

堡舊安

堡定邊

堡三山

堡饒陽

堡大鹽池

堡歸德

堡朱家

堡波羅

堡威武

堡龍州

堡靖遠

堡塞

堡舊安

堡定邊

堡三山

堡饒陽

堡大鹽池

堡歸德

堡朱家

堡波羅

堡威武

堡龍州

堡靖遠

堡塞

堡舊安

堡定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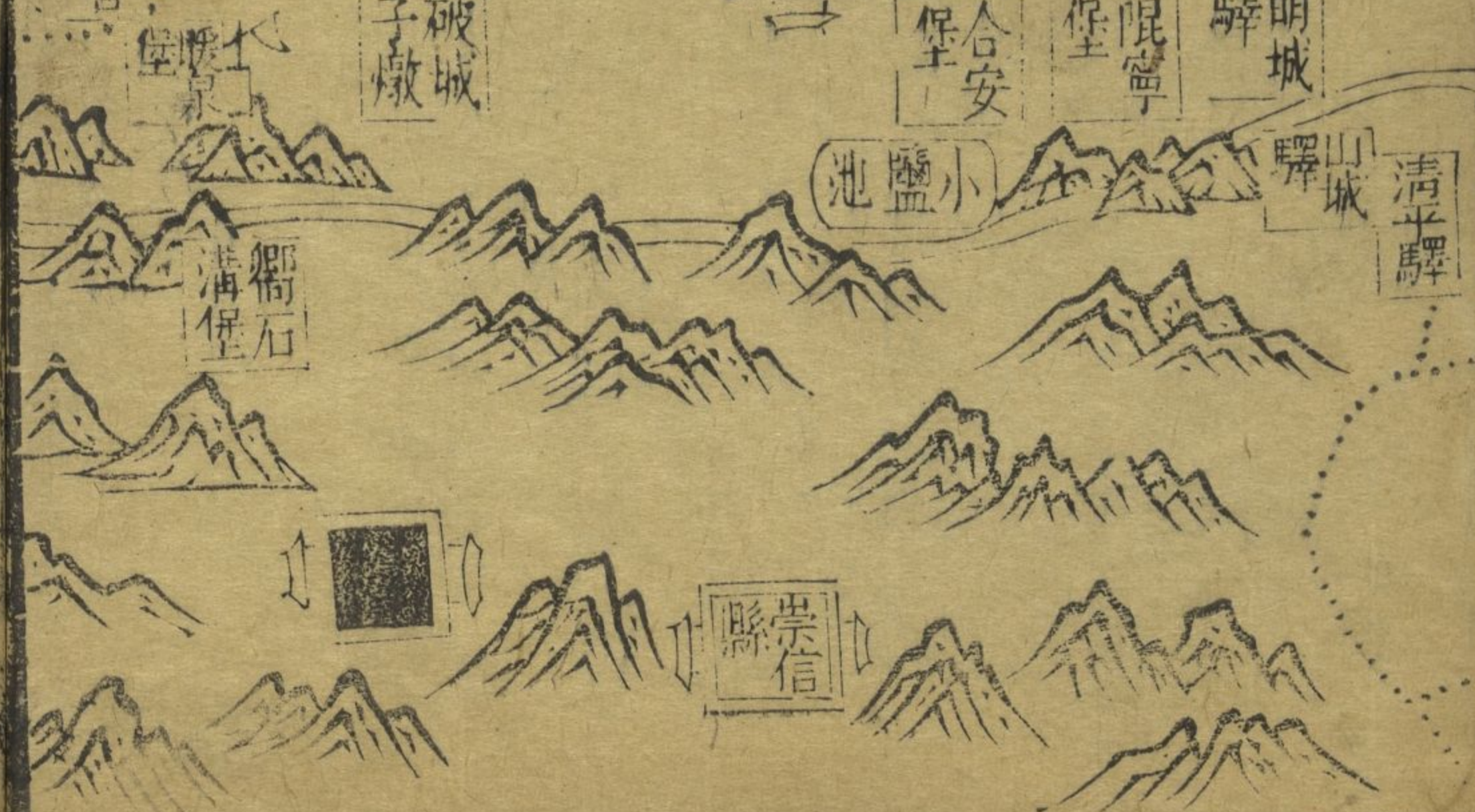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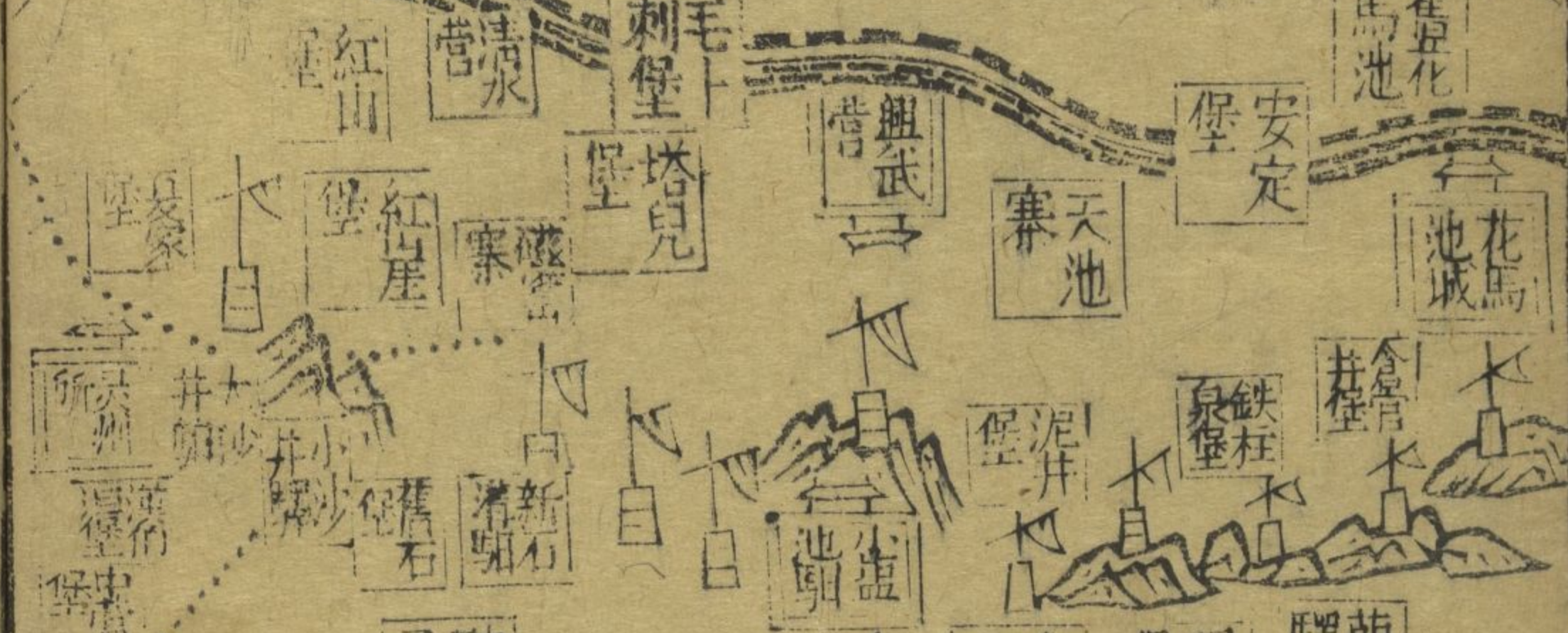
堡三山

堡饒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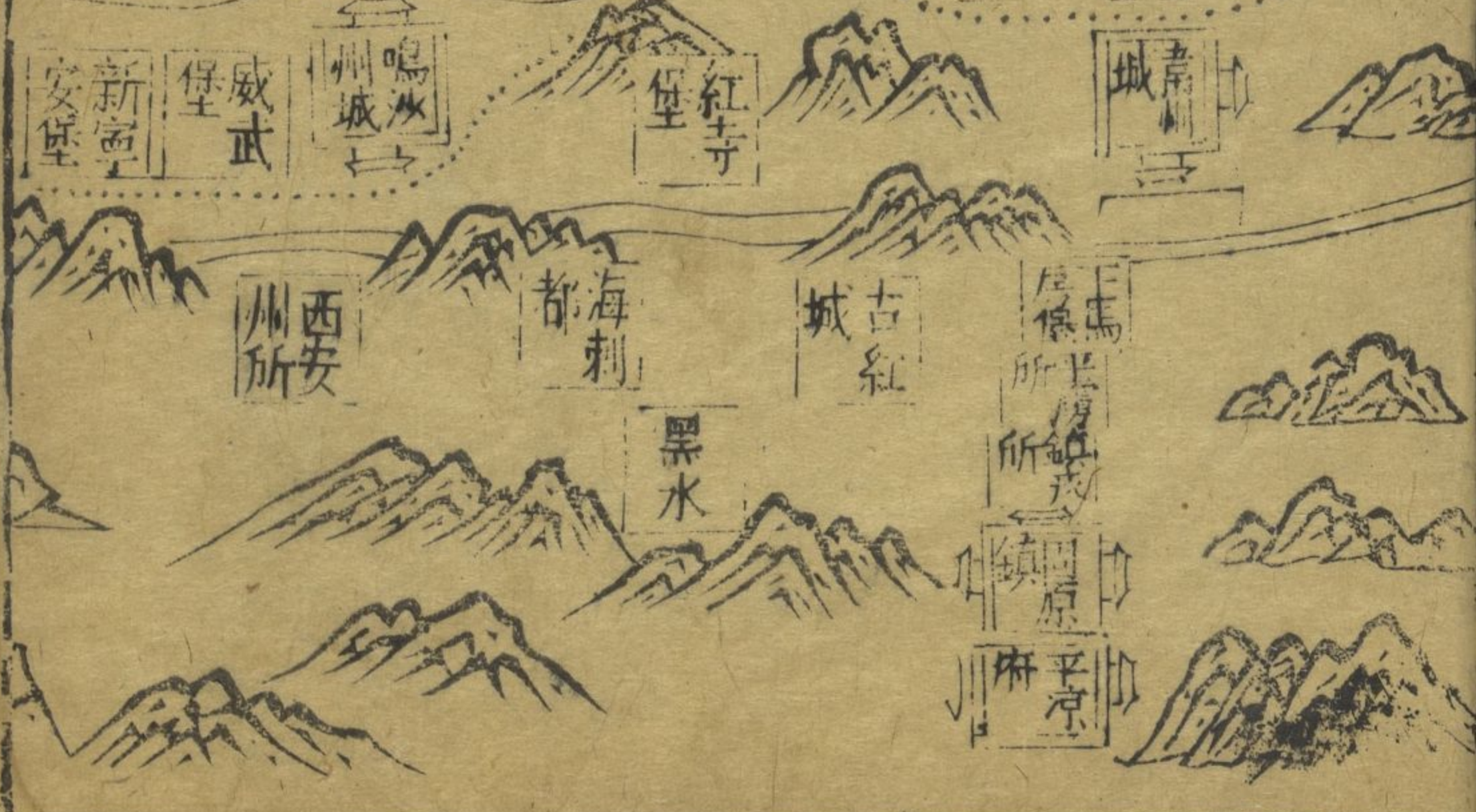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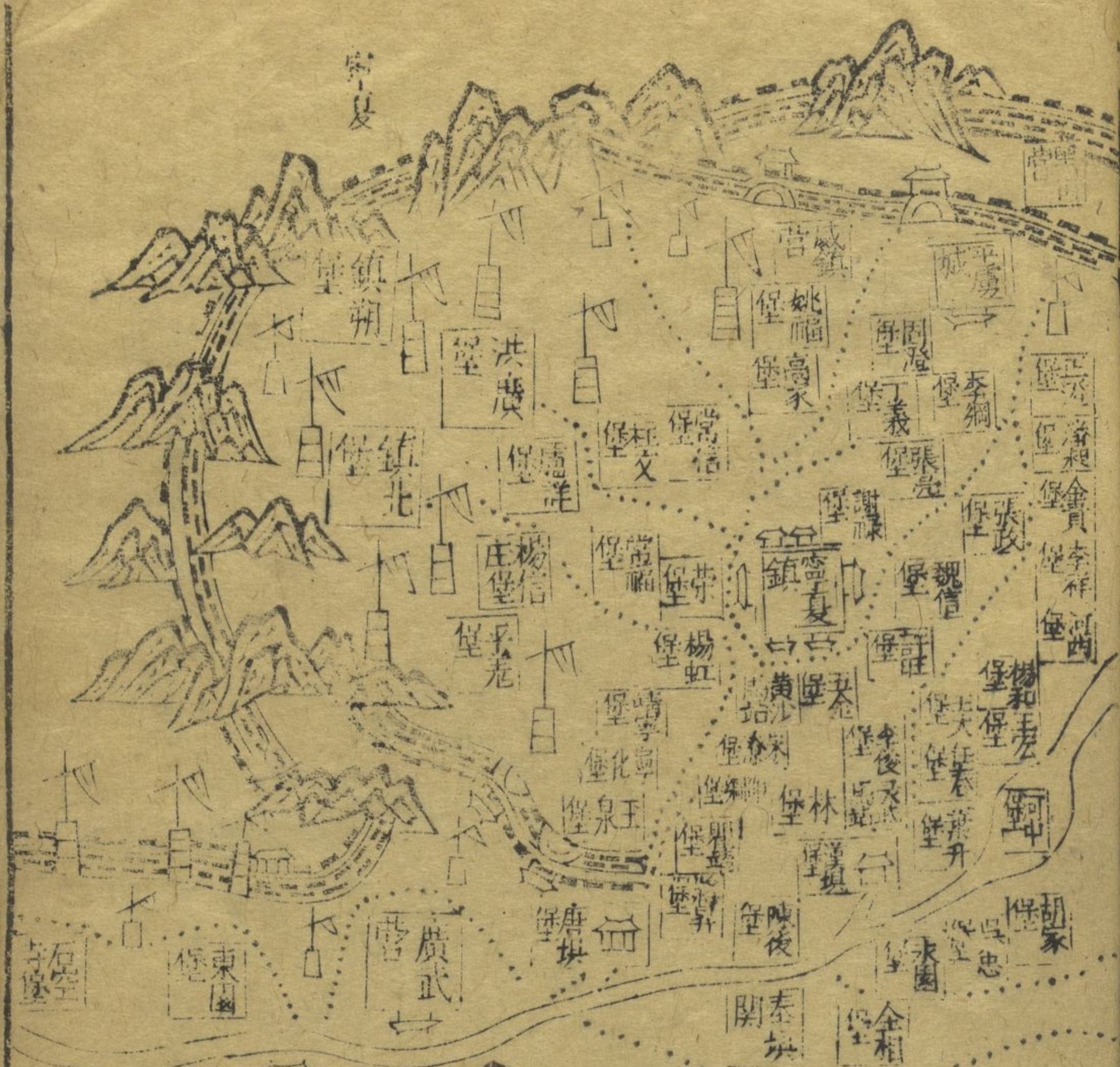
堡大鹽池

此內受  
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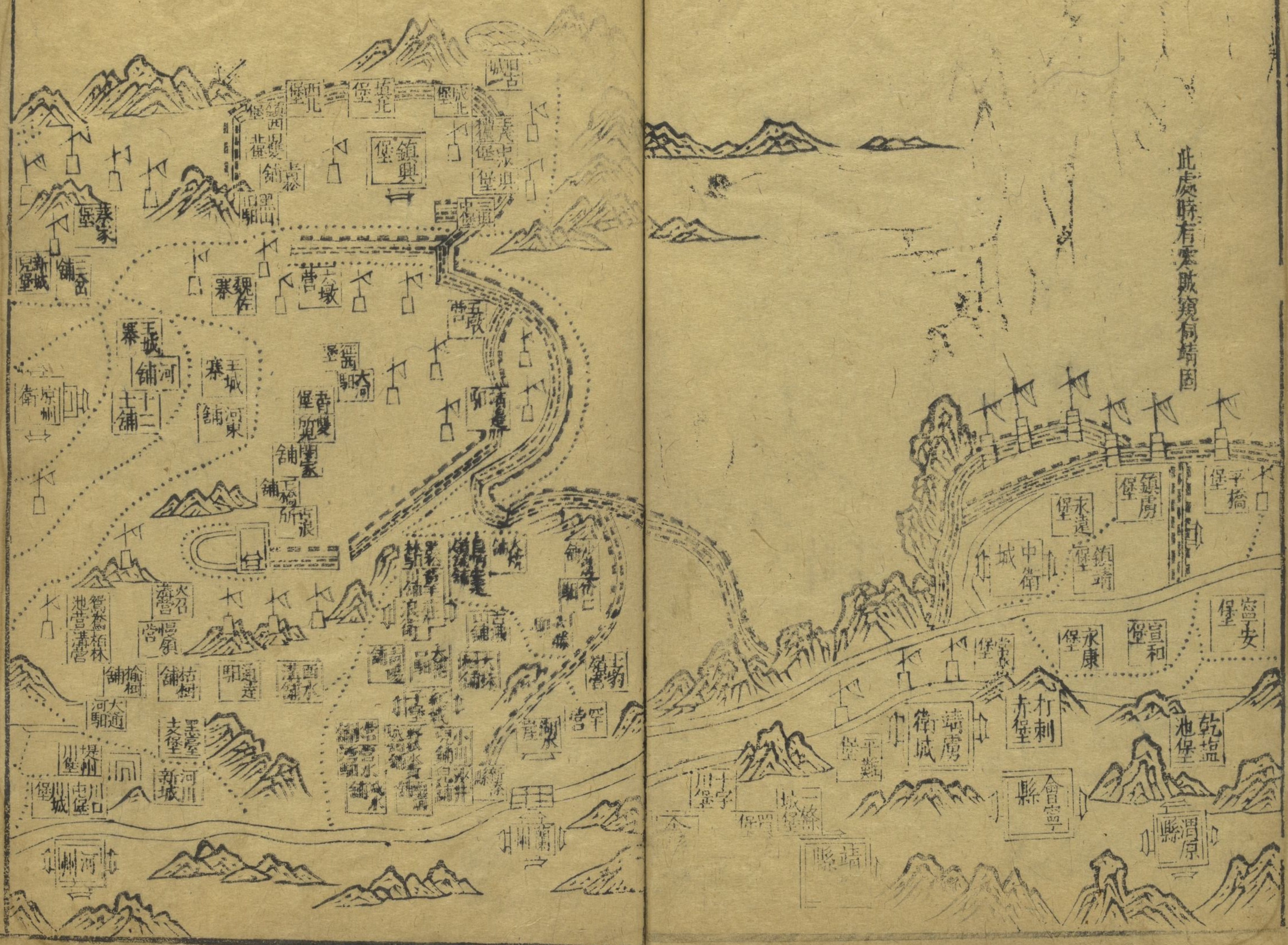
此巡撫徐廷  
章所築舊城  
今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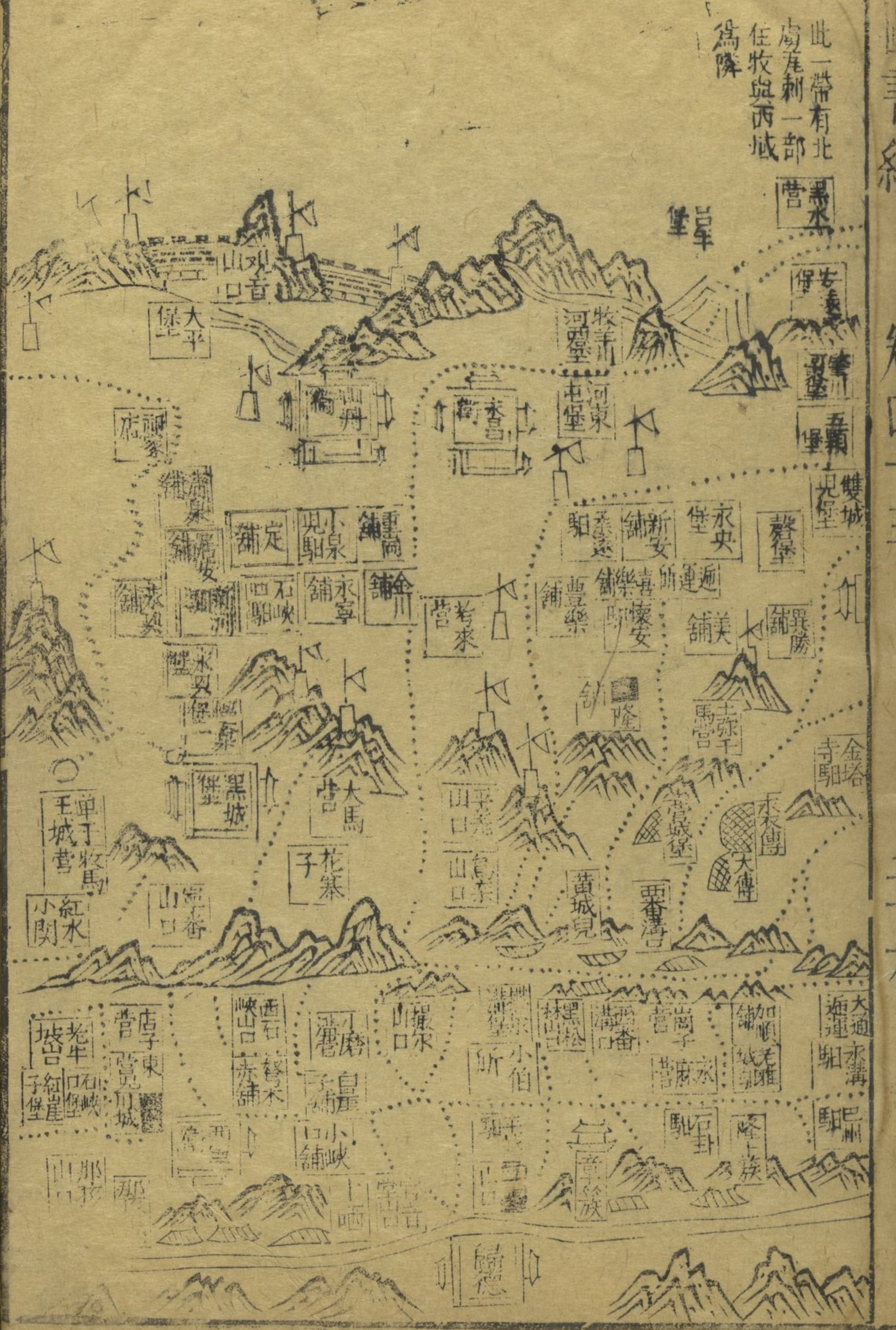
寧夏



此處時有零賊窺伺靖固



此一帶有利  
處在利一部  
任牧與西域  
為隣



天下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陜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成臯距飛狐趙涉割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

北虜邊防形勝



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智者爲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之師尚陳漁陽之釁旣萌而南紹之兵亟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乃若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金元則盛控弦以爲武恣荼毒以爲害中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飭塞竭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強者僅勝弱者削壞譬之懸千鈞以朽索而坐卧其下支撐稍弛則碎管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始秦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于主下斃魚羊食之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府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爲險阨資其險阨以爲戰守是固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都護或曰燕雲靈武則又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其緩急以爲應酬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僅勝嗣而忽之弱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蓋

與古不同，稍遜於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未樂宣德之闕，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斤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



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

之間，失籌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

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降，永之荼毒極慘。慄矣。

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

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羽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卽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 北虜形勢總說

聞欲申禦夷之策，則必先明虜夷之情。情之不得而徒據其形，則吾恐其勢僞形以誤我也。而欲執之以定禦之之術，亦何怪乎其備於東而或出於西，知其一事而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三十一  
不知其又有一事也。今夫馬之好馳也，則勒之而已矣。牛之能觸也，則扼之而已矣。達其怒以養虎，挫其鷹以養瞋，執情定術，施之禽獸，有固然者。而况於禦莫強之虜乎？故今之籌虜，有曰強者，有曰弱者，有曰強弱之間者。臣以為皆非其情也。夫強則誠強矣，席久勝之力，運數十萬之衆，庚戌癸亥之間，京師震動。

世祖側席，而其他零騎突寇，攻城壞堡，殺戮之慘，有不勝論。若是者，不強而能之乎？今無剝折之懲，無內殘之難，亦非有水旱疾疫為之困，而一旦以愛子之故，其於俛首而乞降，諸酋入謁，幾同編氓。迺臣所親觀者，故議貢

之始，所以舉朝未亮其心，以為有謀而不可許，誠以無故而甘屈，此其不近於人情故也。夫觀其素而斷之為強，因其降而斷之為弱，而兵之實則未有能處於強弱之間，三者俱一隅之論。臣故曰皆非其情也。何者？以為強則似為不可鷹之猛獸，然則將任其猖獗而不一圖之乎？以為弱者則似為強弩之才勢，然彼何所乏而至於此乎？臣獨以為彼挾強之資，而有弱之漸，即其初之所以強而推其終之必弱，則虜之情可得而我之所以為備者，固不當問其強與弱，而皆不可廢也。虜之先代在正德以前者，無俟更論。自古囊橐答兄弟，以東虜

羈孤遯而崛起稱雄於漠北始但間掠尾刺黃毛西畜  
 回夷諸衆以自飽志欲漸廣力足噬人乃肆其毒於九  
 邊延寧宣大蹂躪之慘殆無寧歲至三十一年吉囊既  
 歿俺荅獨肆而其患始專於迤東前後幾四十年生聚  
 資藉華人教習土蠻東斂番夷西習雖今既老且分而  
 其部落一呼尚不下三十餘萬此非臣所謂挾強之資  
 者耶然臣竊料之彼之肆劫也上下馳騫於山谷之間  
 則馬力得無有斃乏者乎聚不數萬不入不入踰月不  
 歸方其聚也有資有營其歸也有負有分得無有因而  
 不均者乎子壯而出居則彼此有相形之忌邊空而無

拔則徒手有相怨之言西酋雖強寧無不得志於此者  
 乎故以數十年雄長之志飛翔倦翼思為退休即諸酋  
 雖咆哮思噬而主者則老而厭兵矣夫兵之所乘在氣  
 而所用在技方俺酋兄弟初奮於沙漠之間其心惟在  
 於一逞有死而前無生而退進有所利退無所措與其  
 下為一意倏氣颯蕩盡銳於爭鋒語曰一夫決十千人  
 廢射斷而後行者鬼神之所避也故能以數年之間叫  
 號跳擲獨長於諸夷而深入所叩無堅城其氣誠決  
 而其技誠精也惟夫天下之英雄為能奮而起起而不  
 倦又惟天下之英雄為能割其欲於口腹男女而專精

神以與人爭於刀頭馬足之間忘彼已之隔而合力以申其族屬不可犯之勢俺荅雖夷其在虜中固亦一豪也彼已自擇於屈伸之利休足於暮途稱臣而入貢則固已安心於秦矣而其子姪之間又皆少年號稱貴富藉父兄之舊而不出於自決之氣其勢將日與其下爲隔絕一受吾餌錦衣燕女其意志歡然已足且幸其嘗之掠而不足以償也即時有他言臣搆其意聊以示武爾而其心豈誠有所怒耶鎧久而不用則繡衣襲足久而不騎則髀肉生夫古之習其技者非投石則又運甕彼誠欲有所用之殺人之士一言之不合則艷然拔袂而起扼人吭而絕之惟恐其不快比其入於刑而談與妻子也則頽然靡矣俺莫之崛起乃艷然之日而今之酣暢而分解也則頽然者也臣故曰即其初之所以強而推終之必弱也夫方其用強三鎮之所以禦之者固已歛手不戰而委之無可奈何此在嘉靖中以爲當然所幸天悔其禍裔孫入柵乃斷自

廟謨以成今日之休養息肩而申中國之威然臣調委其強也固爲已往之悔而不可追今當其有弱之漸也又何可不思爲長計而需其至耶臣察諸臣所以待虜六

日即使久之其下萬一不能無小小執兢臣謂其罪人亦可以間之於老酋而得而固不必以爲怪也故臣乞陛下時戒邊臣務爲包容長守此便毋以瑣細苛小氣槩之節求以勝之而使其不信即賞薄有增亦當與調兵客餉論多寡而不應惜數萬全之費使其泯然徂我而忘備然後我得以其暇而益脩戰而萬一狼昴不耀五夷並爭有如漢之呼韓故事得此之時我兵已強而彼則且俟鼻息於我而能制其命則或掖之或鬪之或出塞而殄之惟吾所欲而三鎮北門可以永安是今日之所以俯順之者乃以收他日之效譬之於鳴也而見鳥之伏於飛也而覩龍之蟄貴食其報也不然使一之有異而未忘所以爲備此即宋蘇轍所謂萬費數萬金之費而不能使人無疑我者誦也且萬一雄心頓起事變臨前我亦以晏安自廢力不足爲之輕重而使其飛揚決去以復相抗之故轍則豈非計之失而反爲虜所愚乎臣故曰欲申禦夷之法而必先於明虜之情

### 北虜考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解軍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

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種曰蒙古。曰秦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併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有之遁于沙漠。傳脫古師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至撒撤兒大山。大敗之。未幾間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脫不花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昆刺也。

大明一統志曰。元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漠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元良哈之地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廓。大爲中國害。前此爲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之五湖。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

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  
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女直又奄中州  
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有立之  
函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機則  
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自秦漢建都于關中洛  
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燕蓋天子  
自爲守也前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  
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  
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患  
而預防之北漢唐宋宜加意焉

### 國朝虜患節略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蹙于後當  
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圍掩我將校皇子元侯  
作鎮關封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始  
無虛日高皇帝垂訓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  
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師不還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  
常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  
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

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後薄伐山戎而已正統  
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  
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管鼠  
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刃駱馬被  
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景皇知  
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鼎遙歸堯封如故虜亦  
散亂叛殺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佞驕凌稍  
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誠之警虜遠呼韓  
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  
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成寧之  
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于城爲  
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  
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  
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末樂皆嘗  
遣使穹廬至厯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  
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候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  
將耗鈍我將富強此計之得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



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脩已未庚申妖纏鼎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回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脩穰無策盜賊四起宗藩再變世宗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爲間牒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大原掠上黨窺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蓋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令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呼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折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受國于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才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

### 北虜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取河南爲朔

方郡

按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呼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  
謂夏州是也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  
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  
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州唐賜姓  
李五代李仁福彞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  
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  
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  
其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民于銀綬其州兵不  
從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歿其子德明  
歿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  
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  
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  
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  
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  
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  
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  
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  
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  
也方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

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函往函來有護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患貴乎先防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謂置爲城守則餽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其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宜遣通識六八臣躬蒞其地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可也

北魏中書監高閤表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害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大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巒疊嶂

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關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有大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城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謂今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晉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爲期，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河，扼其入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

國書綱目 卷四十三 四十三  
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腴，且宜牧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攻守二議，終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又上和

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彼戎大舉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臣以為三軍觀賊之隙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斃勢將潰歸則我懷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此春秋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夫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

今其爲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郎郎阿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禦北虜議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六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饑渴。上下馳逐若風。視處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困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力不敵也。

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鬪而爲騎障。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幾不敵也。賊旣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晉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鬪即獵。其所習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鬪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僻之是熟。而望其能

虜懲大懲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鬪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慾易通而沈滯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閻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為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為我烽候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為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害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攻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有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偵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匱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少息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為匈奴突厥。愚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衝虜。介冑之士。習

帥臣



虜者曰不然虜鬪士勇二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  
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  
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  
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抉攘首  
臙起之秘起衛霍於九原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夫  
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權而  
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姑請言其近  
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爲守山西薊邊  
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戰爲守者非必戰也  
我棄小堡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餼糧擇帥以統之

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解單者分屬諸驍  
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  
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  
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其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  
也虜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  
其騎清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堅壁矣設疑而誤其路路  
疑矣嚴兵而尼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  
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  
者其說非徒調峻罰也賞故當先之夫古將兵而竣於  
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

爲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  
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  
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失律之  
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  
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爲人主精意於此如  
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  
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墜  
書毋使黑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僂社之令使天下  
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  
悉盡力而致之於敵也幾希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不求  
財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  
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所用之才未  
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  
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  
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  
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自指摘凡  
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要非  
不重也然陽示重而陰迫之輕爲之下者自一命而上  
卽有與援拂息頓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  
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

而喜出而指相曰此廷尉人耳非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年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退賊務覈其情實而已

### 劄北虜在謀臣議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二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由緡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

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歿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

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衆。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歿。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熬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啟釁，撫之宜。

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

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者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不可禍怵，信往迅邁，飄飄乎若鷲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解隳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朵顏諸部恒出兵以撓劄疆，不宜置之不問，且

國家所以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者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頰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

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虜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僂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

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  
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  
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  
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候之歸路谷谿之間阨塞  
之處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  
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  
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  
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憚禍求全故曰懦也且彼  
既僨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僨也故選將恒  
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  
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  
得良將則內有恃始無憂制虜之術矣

### 城塞說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  
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  
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朝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  
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  
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

神京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  
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

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盧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三衛三衛篋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限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

